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16 April 2021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2021 年 4 月 16 日埃塞俄比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奉我国政府指示，谨随函转递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德梅克·梅孔嫩的信(见附件)，以此答复苏丹和埃及分别于 2021 年 4 月 12 日和 13 日的致信，内容涉及埃塞俄比亚、埃及和苏丹关于埃塞俄比亚复兴大坝的三边谈判。

请将本信及其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塔耶·阿茨克-塞拉西·阿姆德(签名)



2021 年 4 月 16 日埃塞俄比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的附件

首先，谨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 4 月份主席。我借此机会向你保证，埃塞俄比亚将对你履行重任给予充分支持与合作。

我写信给你是为埃塞俄比亚复兴大坝三方谈判一事。谨特别提及苏丹和埃及两国外交部长分别于 2021 年 4 月 12 日和 13 日给你的信。在这方面，我想说明埃塞俄比亚对有关问题的立场，以便安全理事会成员更好地理解目前关于大坝的三方谈判进程。

不妨回顾，安全理事会于 2020 年 6 月在“非洲和平与安全”项目下讨论了埃塞俄比亚复兴大坝的问题。在那次会议上，安全理事会成员表示欢迎非洲联盟的倡议，即本着“为非洲问题找到非洲解决办法”的精神，推动通过谈判解决大坝争端三方谈判中的所有未决问题，安理会成员还表示完全支持非洲联盟主导的进程。他们还敦促各方继续本着诚意进行谈判，并作出必要的让步，以期达成互利的结果。

因此，非洲联盟一直在处理此事，从而为三方谈判进程注入了新的动力。即将离任的非洲联盟主席西里尔·拉马福萨总统和现任主席费利克斯·齐塞克迪总统以及我们非洲大陆的组织作出了一切可能的努力，以协助各方尽可能弥合在剩余的一些未决法律和技术问题上的分歧。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过去七个月来，在非洲联盟主导的进程支持下举行了一系列会议，尽管会议一再被苏丹和埃及打断。观察员的参与也促进了三方谈判。此外，非洲联盟指定了一个专家小组协助三方谈判，专家小组提交了一份提案草案，埃塞俄比亚已接受该草案，作为当前谈判的工作文件。

令人遗憾的是，埃及和苏丹根本没有兴趣继续真诚地谈判，并作出必要的让步，以达成互利的结果。相反，他们一直在破坏三方谈判，并将埃塞俄比亚大坝问题国际化，以此向埃塞俄比亚施加最大压力。他们一再试图打断谈判，这清楚地证明了他们破坏谈判进程的阻挠态度。最近，他们的言辞也在不断升级，尤其是在利用即将到来的雨季进行大坝第二年蓄水的时间表问题上。对此，他们不仅开始敲响战鼓，还签署了一项防御契约，向埃塞俄比亚发出“严厉警告”，指称埃塞俄比亚在关于大坝的三方谈判中“立场顽固”。

埃及和苏丹这样做，清楚地表明，他们不仅没有忠诚秉持为非洲问题找到非洲解决办法的泛非精神，而且怀有恶意，如果不能根据其不公正和排他性的 1959 年条约维持现状，就宁可破坏区域和平与安全。这种姿态和言辞显然无助于建立互信，而互信是可持续区域和平与合作的必要条件。正因如此，埃塞俄比亚感到有必要在 2021 年 3 月 11 日给秘书长的信中将这一令人遗憾的事态发展告知联合国。

虽然两国进行了这些不必要的阻挠，但南非在担任主席期间为推动谈判进程所作的不懈努力值得赞扬。在这方面，值得一提的是，非洲联盟大会主席团通过

了两个公报，以协助三国达成共赢的结果。南非已将案卷移交给自 2021 年 2 月起担任非洲联盟轮值主席的刚果民主共和国。我们赞赏南非作为观察员与美国和欧洲联盟一同继续发挥作用。

关于“四方”办法的问题，我要向安全理事会成员明确表示，虽然埃及和苏丹正在通过媒体传播信息并动员其他国家参与他们的提议，但埃塞俄比亚没有收到关于这一问题的正式信函。这不仅奇怪，而且完全不适当，因为埃塞俄比亚是复兴大坝的所有者，也是大坝问题谈判的主要利益攸关方。无论他们有什么提议，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将其提交适当的论坛，即非洲联盟主导的三方谈判进程，供三国讨论。谈判进程有适当的规则和程序指导，任何一方都不能简单地将自己的观点和意见强加于其他任何一方。

应该了解，三方谈判进程是在 2015 年三国领导人签署的《原则宣言》的基础上进行的。《原则宣言》已明确规定，如果三国无法通过协商和谈判弥合因解释或执行《原则宣言》而产生的分歧，应采取何种办法。根据原则 10，三国“可共同请求和解、调停，或将此事提交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审议”。

此外，埃及和苏丹推动所谓四方办法的做法不符合《原则宣言》的文字和精神。事实上，这种做法的目的是破坏非洲联盟主导的三方谈判，并且将显然是关于技术问题的谈判政治化。对埃塞俄比亚而言，这是绝对不可接受的。三国领导人签署《原则宣言》，表明了三国对埃塞俄比亚复兴大坝问题三方谈判的坚定承诺和诚意，其目的是找到互利共赢的解决方案。因此，埃及和苏丹推动这一意图，实质上背弃了他们根据《原则宣言》所作的承诺。我谨在此强调，埃塞俄比亚仍然充分承诺将《原则宣言》作为开展三方谈判的指导原则。任何超出这一框架的行为都只会破坏三方谈判进程，并将迄今已取得的成果拖回原点。这显然不符合三国的最佳利益。

在此背景下，主席国刚果民主共和国与离任主席国南非和三方进行必要磋商后，于 2021 年 4 月 4 日至 6 日在金沙萨召开会议，以推动恢复三方谈判。但埃及和苏丹参加会议是带着这样一个明确的意图，即宣布非洲联盟主导的进程失败，从而为将埃塞俄比亚复兴大坝问题提交安全理事会作准备。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不遗余力地使金沙萨会议困于不必要的程序问题，而将失败归咎于埃塞俄比亚。事实上，埃塞俄比亚同意了刚果民主共和国提出的公报草案。该公报草案的基本内容包括：宣布恢复非洲联盟主导的三边谈判；三国对加强观察员的作用达成谅解；就非洲联盟主席利用其掌握的资源履行调解职能达成协议。然而，埃及和苏丹都拒绝了这些内容，其唯一目的是将他们的愿望强加于埃塞俄比亚，从而确保非洲联盟进程失败。

尽管如此，埃塞俄比亚怀着开放的心态出席了会议，从实质上真诚参与谈判，力求在剩余未决问题上取得进展。为了照顾到埃及和苏丹的关切，埃塞俄比亚作出额外努力，远远超出了国际法的要求。埃塞俄比亚唯一拒绝的是维持一个殖民时代条约所确立的现状，埃塞俄比亚没有签署该条约，并且一贯反对该条约。埃及和苏丹以缔结一项具有约束力的全面协议为借口，推动维持这种不公正的现状，而该协议排除埃塞俄比亚在复兴大坝上游的用水权。这就是为什么埃塞俄比亚不

能同意这种不公平的条款，它们意在引诱埃塞俄比亚接受殖民时代的条约，并维持埃及和苏丹对尼罗河水域的垄断。

因此，如果谈判出现任何僵局，责任完全在于埃及和苏丹，他们一直竭力削弱非洲联盟主导的三方进程。他们希望非洲联盟主导的三方谈判失败，但这不是能由他们作出的判断。这个判断应由正在进行的三方谈判进程的调解方非洲联盟来作出。我谨借此机会表示，埃塞俄比亚非常赞赏费利克斯·齐塞克迪总统在这方面的干练领导。埃塞俄比亚谨此重申，我国坚定不移地致力于非洲联盟主导的进程，认为这是三国实现共赢结果的唯一可行选择。

关于复兴大坝第二年的蓄水，我想告知安全理事会成员，蓄水将根据《原则宣言》如期进行。大坝的蓄水实际上是建造过程的一部分，蓄水时间表——定于7月和8月，如水文条件允许则加上9月——已在国家独立科学研究小组中由三国商定。为此，埃塞俄比亚正式邀请了埃及和苏丹指定大坝运营方，在利用即将到来的雨季开始大坝第二年蓄水之前交换数据。这样做表明埃塞俄比亚希望在实际和重要的沟通安排上共同努力，从而在三国之间建立必要的信任。

令人遗憾的是，埃及和苏丹拒绝了埃塞俄比亚这一善意姿态，而继续坚持其无理要求，即在没有任何排除埃塞俄比亚用水权的“全面协议”的情况下，不应进行大坝的第二年蓄水。应该清楚的是，这一论点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而最重要的是，它侵犯了埃塞俄比亚根据公平合理利用且不造成重大损害原则利用其自然资源的固有权利。如果两国希望在没有协议的情况下不进行第二年的蓄水，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同意埃塞俄比亚关于大坝蓄水和相关操作的妥协提案，并继续进行谈判，以求最终达成全面协议。达成全面协议的唯一可行平台是非洲联盟主导的三方谈判进程，该进程仍在进行中。任何通过外交或其他手段对埃塞俄比亚施压的企图都会进一步破坏三国之间的信任和信心，而这种信任和信心绝对是三方谈判进程取得进展的关键。

因此，埃塞俄比亚吁请安全理事会成员敦促埃及和苏丹回到三方谈判中来，尊重非洲联盟主导的进程，该进程是一项重要的区域倡议，它以互补原则为基础，本着为非洲问题找到非洲解决办法的精神，得到了安全理事会的充分支持。

最后，请允许我随函附上一份说明，其中解释了在非洲联盟主导的当前三方谈判进程中取得的进展和遇到的挑战，并详细阐明了埃塞俄比亚对未决法律和技术问题的立场。请将本信及其附文分发给安全理事会成员为荷。

副总理兼外交部长

德梅克·梅孔嫩(签名)

附文

解释性说明

A. 埃塞俄比亚复兴大坝

1. 埃塞俄比亚复兴大坝(复兴大坝)是一个在建水电大坝项目，其建造地点的蒸发量比阿斯旺高坝低三倍。复兴大坝水库比阿斯旺高坝水库小 2.5 倍。它用于存水，并增加尼罗河流域的水供应。因此，苏丹将能够扩大灌溉，苏丹每年的发电量将增加 2 700 兆瓦。

2. 复兴大坝将分阶段蓄水，根据水文情况，将需要四到七年时间蓄满。从第二年开始，在所有蓄水季节，埃塞俄比亚将采取单方面干旱管理措施。根据分阶段蓄水时间表，第二年第一阶段蓄水将在 2021 年雨季开始。该时间表已得到国家独立科学研究小组通过，该小组由来自埃塞俄比亚、埃及和苏丹的 15 名科学家组成。分阶段蓄水也是埃塞俄比亚、埃及和苏丹关于大坝的规则和准则案文中的共同要素之一。

3. 根据 2015 年三国领导人签署的《原则宣言》的规定，并根据复兴大坝的设计，建造过程与大坝蓄水密不可分。在利用即将到来的 2021 年雨季进行蓄水的过程中，大坝将蓄存 135 亿立方米水量。这仅占埃塞俄比亚向尼罗河贡献的 770 亿立方米平均流量的 17.5%。第二年蓄水结束时，大坝将已蓄满垫底库容，从而使所有涡轮机能够运行，以启动期待已久的发电。

4. 令人失望的是，埃及和苏丹经常对大坝的安全问题提出抱怨和发表不实言论。然而，2020 年 6 月 8 日，苏丹灌溉和水资源部长却又公开表示，“复兴大坝比苏丹和埃及的水坝更安全”。埃及和苏丹在参加国际专家小组期间已证实，大坝的设计和建造符合国际标准。埃及和苏丹根据《原则声明》第 8 条，对埃塞俄比亚为确保大坝安全所采取的措施表示赞赏。在目前的谈判中，已就规定埃塞俄比亚和苏丹在大坝安全方面进行合作的条款达成协议。因此，埃及和苏丹对大坝安全表示的担忧是基于错误的指称。埃塞俄比亚当然非常重视大坝的质量和寿命。

5. 苏丹不断抱怨大坝的第一年蓄水，甚至在埃塞俄比亚提供了充分解释之后，仍一再发表不实言论。关于 2020 年 7 月和 8 月缺水的指控与事实大相径庭。埃塞俄比亚蓄水 49 亿立方米，不到 2020 年青尼罗河流量的 7%。埃塞俄比亚向埃及和苏丹提供了信息，并询问两国是否有任何忧虑，但两国都没有表示任何忧虑。大坝在蓄水期间，每日放水 9 000 万立方米。同时，白尼罗河流量达到 1960 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因而给苏丹带来了过量供水。更重要的是，由于不幸的洪水事件，苏丹在同一时期损失了数百人的生命和大面积的农业用地。这些都是事实，但埃塞俄比亚为了消除苏丹的忧虑，在金沙萨会议期间提出就苏丹关于缺水的指控进行联合实况调查，而苏丹却拒绝了这一提议。因此，就埃塞俄比亚而言，苏丹对去年的蓄水提出的指控是站不住脚的。

B. 非洲联盟谈判平台

6. 非洲联盟自 2020 年 6 月以来一直在处理复兴大坝问题。非洲联盟主席指定了一个专家小组负责协助谈判进程。专家小组提出了一项提案，埃塞俄比亚接受了该提案，将其作为谈判的工作文件。然而，自 2020 年 7 月以来，埃及和苏丹已九次打断谈判(见下表)。这些阻挠行为以及两国提出的站不住脚的理由清楚地表明，他们的本意就是看到非洲联盟主导的进程失败。

7. 非洲联盟在南非担任主席期间，尽了一切可能的努力，以达成互惠互利的结果。现任主席、刚果民主共和国总统于 2021 年 4 月 4 日至 6 日召开会议。不幸的是，埃及和苏丹试图推动一种意图，将这一进程脱离三国以及非洲联盟的掌控。他们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要求美国政府和欧洲联盟发挥与当事各方自身作用相似的作用。他们还提出一项建议，以“观察员”角色取代非洲联盟主席的角色。此外，他们还试图切断非洲联盟委员会与非洲联盟主席之间固有的体制联系和团结。此外，他们还排斥南非共和国作为观察员所扮演的角色。

8. 埃塞俄比亚采取的立场纠正了埃及和苏丹的非建设性举动，铺平了前进的道路。因此，南非恢复了其观察员角色，观察员现在被赋予应各国共同请求提出解决方案的作用，非洲联盟主席已获准利用非洲联盟委员会和他可以支配的其他资源来支持他的调解作用。埃塞俄比亚还重申，由于三国已达成共识，它愿意缔结并通过仅限蓄水的规则。此外，埃塞俄比亚还提出了数据交换机制。不幸的是，所有这些让步和诚意努力都无法满足埃及和苏丹的要求，这两个国家一心一意，非要让金沙萨会议和非洲联盟主导的进程失败不可。

9. 从埃及和苏丹的声明和做法来看，两国似乎都不想就大坝问题达成协议。埃及政府继续向埃及人民保证，它决心维护埃及的“历史性权利”。埃及政府还威胁要对碰尼罗河一滴水的国家采取一切措施。对于埃及所宣传的所谓“历史性权利或现有使用情况”，埃塞俄比亚既不打算、也不愿意迎合。另一方面，苏丹一直试图在战术上扰乱谈判进程，因为该国假设任何协议都可能会无限制地影响其对尼罗河水的利用。围绕大坝的争端，尽管通常被描述为埃塞俄比亚与下游两国之间的争端，实际上是这两个下游国家之间潜在的裂痕所在。

10. 在这方面，大坝争端只是两个下游国家用来加剧自己隐藏的不信任和不和的幌子。埃塞俄比亚认为，即使是这两个国家的幕后争执也有解决办法：在尼罗河建立基于规则的秩序。埃及和苏丹拒绝了这一可行的办法，转而试图迫使埃塞俄比亚牺牲其使用尼罗河的权利。

C. 谈判进展情况

11. 自 2018 年 5 月底以来，一直在就大坝首次蓄水和年度运行的指导方针和规则事宜进行谈判。同年 9 月，三国各派五名代表组成的科研小组完成了其报告，但埃及拒绝接受。直到 2019 年 8 月，尽管埃塞俄比亚一再呼吁继续进行会谈，但埃及始终不回应。

12. 三边进程是埃塞俄比亚倡议开展的；从该进程的初始到谈判现阶段，埃塞俄比亚都秉持诚意，与埃及和苏丹进行谈判。谈判取得的所有进展都是埃塞俄比亚倡议的结果。自 2019 年 8 月以来，埃塞俄比亚也尽一切努力满足埃及的要求，包括让第三方作为观察员参与进来。

13. 在实质性会谈中，埃塞俄比亚作出不懈努力，以满足埃及和苏丹不断变化的谈判立场和日益加码的要求。虽然大坝可以在三年内蓄满水，但埃塞俄比亚同意延长时间进行分阶段蓄水，费时可长达七年。虽然《原则宣言》要求指定一个合作协调中心，但埃塞俄比亚提出建立一个由技术和部长级委员会组成的协调机制。埃塞俄比亚向苏丹和埃及提供了放水数据，为第二年蓄水作准备，并准备好分享有关蓄水过程的数据。应该指出的是，埃及拒绝进行对等的数据互换，其动机很明确，即：它制定了浪费水资源的计划和非法地向流域外送水。埃塞俄比亚还同意在大坝蓄水和运行期间提供干旱管理措施。为了照顾到埃及和苏丹的关切，埃塞俄比亚作出了额外的努力，远远超出了它按照国际法所需要做的。埃塞俄比亚唯一拒绝接受的，是埃及和苏丹的立场，即维持两国各自领土上单方面用水的现状，以及自称的水配额，该配额将尼罗河水的全部流量分配给两国，或者任其蒸发，而埃塞俄比亚和其他上游国家的份额为零。埃塞俄比亚不能屈从于任何要求其遵守殖民时代条约的压力，因为埃塞俄比亚不仅没有签署该条约，而且一直加以反对。苏丹和埃及正在寻求达成的协议——如果人们还认为他们确实致力于达成协议的话——乃是一个法律文本，可能会阻止埃塞俄比亚在大坝上游用水。尽管埃塞俄比亚在大坝问题上表现出了最大灵活性，并作出很大的妥协，但它不会同意这样的不公平条款，这些条款旨在让埃塞俄比亚认可一项力图维持埃及和苏丹水霸权的殖民时代条约。

14. 埃及和苏丹努力维护明显非法和不公正的“历史性权利”或基于殖民时期的“水资源份额”，致使有关大坝的谈判无法完结。如上所述，埃及一直重申其承诺，确保“他们份额内的水”，任何人都拿不走“一滴”。另一方面，苏丹一再破坏谈判，阻碍谈判取得任何进展，使人相信苏丹不想在此问题上进行明确和基于规则的沟通。必须指出的是，根据 1959 年协定第 5(1)条的规定，埃及和苏丹之间订有契约，在与尼罗河其他沿河国家谈判时，两国须维持共同立场。这成了三方会谈的主要绊脚石。

D. 埃及和苏丹的做法

15. 尼罗河问题涉及 11 个国家。这一资源由 5 亿以上的人口共享。埃及和苏丹声称，他们在利用河流和建设基础设施方面是先行者。然而，位于 100%水资源源头的其他沿河国家没有任何义务受下游两国自我声称和主张的资源垄断的约束。

16. 两国缔结了一项“完全控制”和垄断性利用尼罗河水域的条约。他们现在呼吁国际社会支持这一不公正的立场，而损害九个国家、主要是埃塞俄比亚的利益；尼罗河 86%的水量，都是由埃塞俄比亚贡献的。

17. 埃及和苏丹手中掌握着解决尼罗河问题的关键。解决办法是建立一个遵守公平合理利用原则和不造成重大损害义务的条约框架和区域机制。为此，埃及和苏丹需要扭转他们单方面和垄断性使用该项资源已给埃塞俄比亚造成的重大损害。埃及和苏丹在和平与安全未受任何切实威胁的情况下，威胁要破坏国际和平与安全。这种夸张的言辞和谩骂是没有任何正当依据的。

E. 埃塞俄比亚复兴大坝不是国家或区域安全威胁问题

18. 埃及和苏丹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提交的事项涉及一个水电站大坝项目，该项目属于非耗水性，尚未完工，正在一个为尼罗河贡献 86% 水源的会员国领土上进行建设。

19. 此外，大坝问题正在三国之间进行谈判。非洲联盟已处理此事，现任主席于 2021 年 4 月初在金沙萨重启会谈。埃塞俄比亚一直坚定不移地致力于三方谈判，以期达成各方共赢的解决方案。

20. 埃塞俄比亚是多边主义的坚定倡导者和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先锋。埃塞俄比亚在这方面的原则立场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埃塞俄比亚对尼罗河水资源的利用完全符合公平合理利用原则和不造成重大损害的义务。此外，埃塞俄比亚创建了谈判平台，并确保合作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21. 埃及和苏丹坚持要求安全理事会迫使埃塞俄比亚停止大坝蓄水，他们这样做，源于对安理会作用和授权的误解。《原则宣言》原则 10 规定，任何国家都有权援引争端解决条款，寻求调停、和解或提交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审议。苏丹和埃及有权这样做。然而，埃及和苏丹以惯常的可疑方式策划了一场政治和公共关系运动，在没有通知或咨询埃塞俄比亚的情况下寻求组建所谓的“四方”安排。到目前为止，埃塞俄比亚还没有收到埃及和（或）苏丹提出的所谓四方安排的正式请求。在金沙萨会谈期间，两国都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就放弃了所谓的四方安排和调停。

22. 埃塞俄比亚为使三边谈判取得成功作出了巨大努力。它不希望因诉诸争端解决机制而失去谈判取得的进展。然而，如果这两个下游国家寻求诉诸这一行动，埃塞俄比亚也将提出自己的理由和主张，以达到预期的结果。

23. 向安全理事会提交大坝问题，是荒谬的做法，因为，显而易见的是，所讨论的问题并不属于安理会的任务范围。此外，这表明埃及和苏丹都没有忠诚秉持为非洲问题找到非洲解决办法的泛非精神。他们试图使安理会相信，大坝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他们的做法是徒劳的。大坝现在是、也应该是合作的源泉，而不是冲突的由起。只要拿出必要的政治意愿和承诺，大坝在释放合作和区域一体化的更多可能途径方面，有着巨大的潜力。

24. 正如安全理事会成员国在关于“水与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讨论中反复强调的那样，解决全球水问题的办法在于合作。尼罗河流域更是如此，解决办法是建立坚实可靠的区域机制和规范框架。安理会不能、也不应该干涉须由有关国家自己解决的技术性问题。安理会也不能将涉及第三方的谈判机制强加给一个会员国。

埃塞俄比亚拥有其主权权利，可以选择本国更愿意采用的谈判平台，或选择让这些第三方参与进来，以及第三方的任务。

F. 埃塞俄比亚复兴大坝的第二年蓄水

25. 埃塞俄比亚准备进行第二年蓄水，目前正在就大坝的蓄水和年度运行规则事宜进行谈判。在即将到来的 2021 年雨季，埃塞俄比亚将从青尼罗河蓄水 135 亿立方米，占埃塞俄比亚为整个尼罗河流域贡献的 770 亿立方米水量的 17.5%，或尼罗河年流量的 16%。蓄水时间在 7 月和 8 月，如果水文条件允许，则加上 9 月——这也是三国所商定的。此外，《原则宣言》的原则 5 清楚表明，大坝蓄水是建造过程的一部分。

26. 2021 年 4 月 8 日，埃塞俄比亚主动向埃及和苏丹提供了准备工作和第二年实际蓄水情况的数据和信息。尽管埃及和苏丹在其基础设施方面采取了令人措手不及的做法，但埃塞俄比亚仍采取了这一措施。令人委实遗憾的是，埃塞俄比亚为表明善意、加强信任而提出建立的数据交换渠道，埃及和苏丹均选择拒不接受。

27. 埃及和苏丹反对第二年蓄水，并不是因为他们有技术或法律上的理由。他们这是在试图保持其自称对尼罗河拥有的霸权，但他们这样做是徒劳的。埃塞俄比亚对此只有一个不容置疑的答复：埃塞俄比亚有权继续进行大坝蓄水，肯定会继续开发水资源，并在公平合理利用且不造成重大损害的原则基础上建设任何其他水利开发项目。埃及和苏丹反对埃塞俄比亚使用尼罗河水，理由是他们认为这会对自己声称的水资源份额造成损害，并单方面声称拥有尼罗河水的使用权。埃及和苏丹的所有水利开发项目，包括阿斯旺高坝(超出埃塞俄比亚复兴大坝水库面积一倍还多)都是绝对单方面建造的，埃塞俄比亚提出的磋商请求遭到拒绝。相反，这两个国家和国际专家对埃塞俄比亚的大坝进行了讨论和仔细审查。对大坝蓄水和运行规则讨论得很详细。埃塞俄比亚问心无愧，因为它尽一切努力改变尼罗河用水史上一直存在的埃及和苏丹单方面和不公正做法。

28. 最后，埃塞俄比亚愿重申，埃塞俄比亚坚定不移地致力于完成大坝的建设，加快全力保障本国人民有尊严的生计。如果埃及和苏丹停止战争言论，在非洲联盟主导的三边进程框架内真诚谈判，将会对这两个国家更有好处。进行此种谈判，才是为所有人找到互利结果的唯一可行选择。

对非洲联盟主导的谈判进程的破坏

日期	责任国	借口
1. 2020 年 6 月 13 日	苏丹	在谈判过程中，苏丹灌溉和水资源部长打断了谈判进程，理由是他需要向苏丹总理报告。 谈判陷入停滞状态，直至 2020 年 6 月 27 日——在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大会主席团于 2020 年 6 月 26 日举行第一次特别会议之后。
2. 2020 年 7 月 27 日	苏丹	苏丹要求暂停谈判一周，声称他们需要进行内部磋商。 谈判陷入停滞状态，直至 2020 年 8 月 4 日。
3. 2020 年 8 月 4 日	苏丹	苏丹后来得到埃及的支持，要求无限期推迟谈判。 谈判陷入停滞状态，直至 2020 年 8 月 26 日。
4. 2020 年 9 月 14 日	苏丹	在令人鼓舞的合并单一文本的工作期间，苏丹要求暂停这项工作。双方达成谅解，要求苏丹在 2020 年 9 月 14 日召开会议。由于不明原因，苏丹未能召集会议。 谈判陷入停滞状态，直至 2020 年 11 月 3 日。
5. 2020 年 11 月 3 日	埃及和苏丹	在 2020 年 10 月 27 日三国外交部长和水务部长举行联席会议后，达成协议，继续谈判一周，并敲定程序问题。苏丹坚持改变模式。埃塞俄比亚提出了职权范围；埃及拒绝这一模式改变，会议暂停。 谈判陷入停滞状态，直至 2020 年 11 月 19 日。
6. 2020 年 11 月 21 日	苏丹	根据 2020 年 11 月 19 日外交部长和水务部长达成的共识，埃塞俄比亚呼吁举行三边会议。然而，在埃及、观察员和非洲联盟小组出席的情况下，苏丹没有到场。谈判中断，直至 2021 年 1 月 3 日。 谈判陷入停滞状态，直至 2021 年 1 月 4 日。
7. 2021 年 1 月 4 日	苏丹	外交部长和水务部长于 2021 年 1 月 3 日同意举行一次会议，评估谈判进展情况。苏丹代表团没有出席会议，理由是它需要与观察员和非洲联盟专家举行双边会议。 谈判陷入停滞状态，直至 2021 年 1 月 10 日。
8. 2021 年 1 月 10 日	苏丹	外交部长和水务部长会议接受了苏丹会见非洲联盟指派的专家的请求。2021 年 1 月 10 日，苏丹拒不接受它自己的提议，未参与这一进程。 谈判陷入停滞状态，直至 2021 年 4 月 4 日。
9. 2021 年 4 月 4 日	埃及和苏丹	埃及和苏丹要求采用一种违反《原则宣言》的形式，让观察员的角色替代三个国家，并使非洲联盟成为观察员所采取行动的旁观者，从而损害非洲联盟主导的轨道。两国拒绝了刚果民主共和国提出的于 2021 年 4 月 20 日和 21 日恢复谈判的提议。